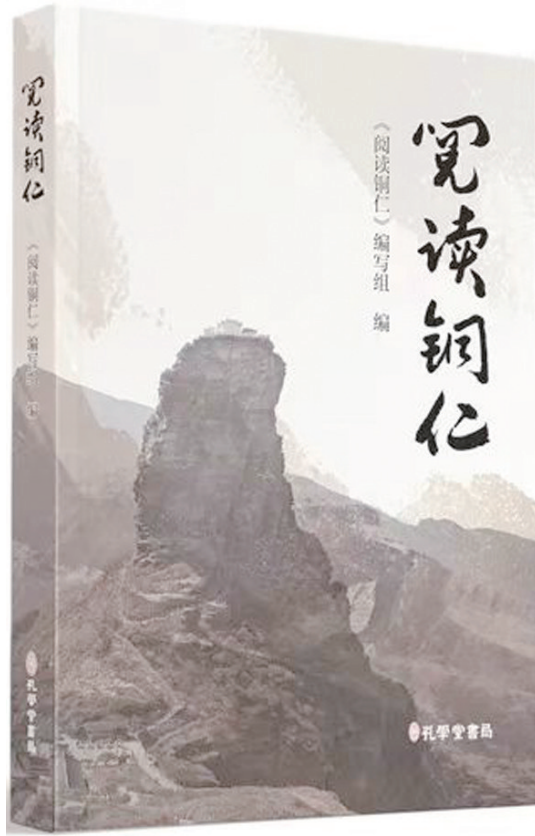


教化之行,风俗其厚

——《阅读铜仁》阅后

王进



感谢铜仁友人们的抬爱,使我得到一个宝贵的机会向与会诸位老师学习和分享自己阅读《阅读铜仁》一书的喜悦。

在国家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强调两个“相结合”,特别是第二个“相结合”,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今天,《阅读铜仁》的出版恰逢其时,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近年来,因为文化旅游发展的需要,各个地区都“迫不及待”地介绍、推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,方式尽管有别,但主要是组织人员撰写介绍文字,其意愿诚然可以理解,但总的感觉是难以令人有亲切和厚重之感。《阅读铜仁》另辟蹊径,广泛收集、采用历史已有的现成文献和作品。从而不仅形成显著的特征,而且也具有价值。

是书题名《阅读铜仁》,初初看来似乎很普通,但其实不然。“阅读”一词使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有关读书的氛围场景。如清代贵州第一女诗人,也是铜仁人的诗人许韵兰就曾描绘过一个阅读的场景,“漏鼓沉沉下,人声渐渐停。静中书有味,相对

一灯青。”(许韵兰《夜读赠外》)这首诗是许韵兰写给丈夫徐葵的诗。它不仅描绘了读书的场景,也寄托了自己对丈夫的爱恋之情。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关于阅读的记忆。这些记忆尽管可能千差万别,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,那就是我们眼前、手中的书。

《阅读铜仁》一书将“铜仁”作为一本书,展现在读者面前。这不禁让我们追问一个问题:“铜仁”这本“书”的读者有哪些读者呢?众所周知,如果一本书被称为“经典”,一篇文章被视为“名篇”,那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众多的读者。《阅读铜仁》整本书几乎没有看到官方的介绍文字,而是以收集、汇编不同年代、不同地域的读者“阅读”“铜仁”的文章为主,让见证了铜仁沧桑的历史说话,让游历了铜仁的作者发言,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类似书籍自说自话的弊病。

铜仁地处西南一隅,群山深处,又远离省会,如何从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中彰显其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,这不仅对铜仁,而且对任何类似地区来说,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清代学者陈澹然有言:“不谋全局者,不足以谋一域;不谋万世者,不足以谋一时。”(陈澹然《寤言二》)《阅读铜仁》一书收集的文献作品时间上贯古通今,上起汉代,下至当下;空间上纵横万里,既有全局视野,也有地方视角,不仅足以证明铜仁历史的悠久和内容的厚重,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铜仁置于一个悠久历史和广大空间之中,从而使铜仁“自动”“突破”了有限的地域性,有效地应对了这一考验。就我个人来说,阅读此书时,刘勰所说的“思接千载”“视通万里”(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)的感觉油然而生,对铜仁刮目相看。究其原因,这与《阅读铜仁》一书对历史文献的广泛收集和有序编排密切相关。

随着不同时代、地域的读者的呈现,《阅读铜仁》一书的作者也被置身在一个更加漫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之中,与历史上的古人和现实中的他者进行对话。从而使读者的知识得到增加,性情得到陶冶,也使之重新审视铜仁、认识铜仁。铜仁的重要性 and 独特性得到有力彰显和强调。

此外,也正因为广泛收集了大量历史文献的缘故,使《阅读铜仁》一书不仅是有关铜仁的普及读物,而且成为学术界研究铜仁的学术资料,研究者完全可以按图索骥,由此深入有关铜仁的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献宝库。

张新民先生所作的序文慧眼独具、高屋建瓴、高瞻远瞩地从历史的角度,从全国的视野深入论述铜仁的悠久历史和重要战略地位,不仅丰富了我们有关铜仁的知识,而且深化了我们对铜仁重要性的见识。这不仅是《阅读铜仁》一书内容的显示,更是

对其深远意旨言简意赅的深刻揭示,值得我们认真阅读。

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,铜仁历史文化亦然。在丰富多彩的贵州历史文化之中,铜仁历史文化又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。在贵州建省之初,所列的八府之中,铜仁府、思南府、石阡府、乌罗府即位于今日铜仁市范围,同时又因为铜仁地处贵州东部的独特位置和便利的锦江、乌江的航运条件。天时地利人和,独特的区位、政治的设置和交通的便利,使铜仁成了贵州最早接受中华文化的先进地区。因此,铜仁的历史文化很早就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性质和特征,具有不同于贵州其他市州文化的独特价值。《阅读铜仁》一书所收的历史文献是其生动见证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,博大精深,卷帙浩繁,横无际涯,令人多有望洋兴叹、不得其门之感。《阅读铜仁》体现了中华文化,正可成为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便阶梯。读者完全可以由此登堂入室,循序渐进,逐步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堂奥。

《阅读铜仁》不仅是展示铜仁的窗口,也是铜仁本地人深入认识桑梓乡邦的教材,更是广大干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修身养性的读本。

古老的中国历来重视“以文化人”,强调正人心、厚风俗。顾炎武曾在《日知录》中引用罗仲素的话说,“教化者,朝廷之急务;廉耻者,士人之美节;风俗者,天下之大事。朝廷有教化,则士人有廉耻;士人有廉耻,则天下有风俗。”(《日知录》卷十三《廉耻》)但是文化这样的作用又远非一般人所能看到,“夫移风易俗,使天下回心而乡道,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。俗吏之所务,在于刀笔、筐篋而不知大体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十四《汉纪六》)曾担任贵州巡抚九年之久的贺长龄在为道光《思南府续志》作序时说,“夫正俗调风,徵文访贤,使人有所观感,而相化于善类,非俗吏所能为也。”(贺长龄《道光思南府续志·序》)文明教化必须有待于具有卓越眼光和担当精神的官员。文化必须要有具体的载体和途径。书籍的编撰、出版和阅读正是这一载体和途径。简而言之,文化与书籍两者相辅相成,互为一体,不可分离。《阅读铜仁》一书的编辑出版,反映了主事者“以文化人”的卓越眼光和担当作为,实为文化之幸、铜仁之幸。

贺长龄在《思南府续志》编撰之后欣喜地说,“教化之行,风俗之厚,吾于是书之成卜之矣”。贺长龄相信随着《思南府续志》的出版,思南一定会迎来良风美俗,人才兴起。我也相信随着《阅读铜仁》一书的出版,铜仁的文化建设以及诸多方面,一定会迎来高质量发展。

读唐诗信笔

杨村



接续本月2024年12月27日本版

韩愈的古文运动,大致就是倡导做文章师古而不泥,主张为文的自由创新,尤其在文辞形式上。这是至今为止未有超越的最高创作主张,除非迂腐或偏爱八股者——当然花拳绣腿华而不实的炫技者除外。不过韩的思想是很遵循道统的,对做官的慨叹似乎也没有超出常人。比如在《山石》中的末句:“人生如此自可乐,岂必侷促为人讎。嗟哉吾党二三子,安得至老不更归。”貌似厌弃官场,而向往流水清风的快乐。这是为官者的通病吧。

韩愈的另一首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,却并不那么洒脱。他写诗赠张功曹,既安慰友人,又宣泄牢骚,实则是同命相怜,惺惺相惜,未了还是把“十生九死到官所,幽居默默如藏逃”的官运多舛,归结为“人生由命非由他”。这其实是一种哀叹,放至当下又如何呢?一样一样的!那时韩和张功曹,都属于被贬谪的官员,而且新皇继位大赦天下时,他们的名单却被地方官压在案底,一贬又贬,只得感叹“天路幽险难追攀”。这不是也把“回朝”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吗?

由此可见,世易时移,人心飘荡。为官的人,哪怕像韩愈那种巨儒,官至兵部侍郎、吏部侍郎、京兆尹,心中所想的,还是以自己的升迁为要义,人民至上可能还是要打折扣的(共产党的官员除外)。我昔日在州机关有个好友,那年要下县任职“锻炼”,其心戚然,有被贬谪的慨叹。他的父亲倒是很想得开,安慰他说:“去做县太爷啊,又不是发配边疆。”我的朋友才释然。他给我讲述这件事时,并不顾及我身处偏乡的感受,于是我为之赋诗云:“此别为县丞,何故悲刘柳?”哈哈,你韩愈和张功曹被贬到临武、荆州,毕竟是要去做官太爷,你们只想到自己的官运不顺,害怕那里的虫蛇腥臊,怎么不想想当地百姓贴着土地过日子,怎么一代又一代过下去的呢?

那时,我们都并不理解李杜——当然至今也仍一知半解。我们大致以为,杜甫对李白的热烈,远甚于李白之于杜甫。近来诵《李白诗选读》(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,印数不动多多达十四万八千一百册),其中赠诗颇多,如《赠从弟冽》《赠韦侍御黄裳(其一)》《赠汪伦》《赠张镐(其二)》等,而写杜甫的也只有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(一本书只折了此诗的所在页角,可见昔日早已好奇)。深感当年的印象,至今并没有很大变化。

昨日,我几乎将自己找到的李白写杜甫的诗与杜甫写李白的诗抄了一遍。杜甫李显然多得多。从内容上看,杜多赞李的才情与对李的思慕,如“李侯有佳句,往往似阴铿”(《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》),“李白一斗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”(《饮中八仙歌》),“笔落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”(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),“鸿雁几时到,江湖秋水多”(《天末怀李白》),“醉眠秋共被,携手日同行”(《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》)。李白写杜甫的诗少得多(古诗传抄遗失自是无法可考),我所知的只有三首,如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,其中有“醉别复几时,登临遍池台……飞蓬各自远,且尽手中杯”句,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中有“思君若汶水,浩荡寄南征”句,而在《戏赠杜甫》里则有“借问别来太瘦生,总为从前作诗苦”句。可见,李白写杜甫的诗,惦念的多是和杜甫喝酒的事情。即使是写到杜甫,也只是问他:“请问分别以后你为什么那么形容消瘦,是不是做诗做得太苦逼了?”其间并无赞意,唯有牵挂。牵挂也没杜甫对他“醉眠秋共被”“鸿雁几时到”那般殷切。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思念到“秋共被”“日同行”,我是难以理解的!

也许,不理解才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,就像费尔南多·佩索阿在《不安之书》中所说:“我不知道你是谁,但是,难道我确实知道自己是誰吗?”

李白生于公元701年,卒于762年,享年六十一;杜甫生于712年,卒于770年,享年五十八。两人共世五十载,第一次在洛阳见面是744年,相识十八年。有好事者考察,李杜终身只见过三次面。我想,见三面而有如此深厚的情谊,在当今社会,恐怕是找不到几例了。

许浑是晚唐重要诗人,官不显赫,却一生顺遂。有人喜欢把他和诗圣杜甫并提:“许浑千首诗,杜甫一生愁”。我读许杜,亦颇同感,还胡搞了两句:“许浑远炊火,思杜近人烟。”我对许浑最熟悉的诗句是“溪云初起夜沉阁,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一句,而熟悉杜甫的诗句则多得多。这与阅读习惯有关。另外,各种大小诗选中,杜诗多见,也是主要原因。通行的中学语文课本中,杜诗就有九首(初中五首,高中四首),许浑只有一首《咸阳城东楼》(初中);《唐诗三百首》中,杜甫入选四十首,许浑仅入二首。

据说,许浑不写古诗,专攻律体,恐是自恃才高缘故。他的作品偶对缜密,格律精工。只是描写对象多为楼、阁、水、雨之景。当然也有“夜战桑乾河,秦兵半不归”的征战诗,也颇为悲壮。不事古体,只营韵律,这一点我并不以为然,甚至反感——迂也哉!虽有“秦兵半不归”之慨,与杜甫相比,总觉许老师还是小我得多。他不像杜老师,满脑子是国恨家愁,苍生疾苦。

许杜无缘共生,却有缘共世——都以诗名传世。杜甫生于712年,卒于770年,许浑生于791年,卒于858年,杜之于许,堪称“古人”,许能与杜并称,这种殊荣似不多。两人好像都处世严谨,平生无绯闻,有一点儿苦行僧味道。

许浑做着县令、监察御史,因身体不适,申请退隐。退隐久了,空虚寂寥,又复求仕,而且一路还吟着“帝乡明日到,犹自梦渔樵”。遂又从司马做起,历虞部员外郎、刺史,真就让人想起《围城》里的那句著名台词:“城里的人想逃出来,城外的人想冲进去。”总之,许浑最后还是夜归丁卯桥村舍,整理起自己的诗集《丁卯集》来了。现在,我不是举报许老师为官任性,如履菜园,倒是隐隐觉得唐时的宦制,是不是有一点点自由宽松呢?

(待续)

词颂书山有缘人

任若锦



松。逢慧眼,度峥嵘,掀开逆境更从容。奋蹄千里成良马,半世情怀梦未空。

浪淘沙·
《段乐三文集(十卷)》读后

少小苦情深,立志成人。谁知“天祸”降羸身。越过幽冥心未死,重拾孤魂。无畏抡阳春,营造缤纷。无垠文苑任耕耘。借得东风行万里,不愧“痴人”!

清平乐·赏兴林《玉蝶风笙》

书中聚宝,总那么精妙。开卷有益人道好,胜过晨曦辉照。天高云淡岚轻,河川瑞气盈庭。阅尽凡间春色,神驰《玉蝶风笙》。

鸛鹄天·读杨德淮肖会智《桃源回声》

礼赞人间不老翁,有缘相伴晚生行。锦江河岸同宏愿,学海门前共耨耕。言可信,语真诚,桃源深处荡回声。心来情往倾肝胆,老友少朋书盛情。

临江仙·贺益富《逸夫诗文·第二集》付梓

又见新篇添锦绣,平生志满情高。攀登何惧路迢迢。承先兼启后,乐此任逍遥。无限风光成典范,吟坛信笔挥毫。胸怀不让世人超。有心扬国粹,圣岭共风骚。

鸛鹄天·张永国《家园情怀》读后

无畏今生苦难攻,回乡敢扮作家农。谁说妄自孤村大,理想家园育劲



浣溪沙·田儒军《周家桤记忆》发行致贺

记忆“周家”歌大风,霞飞岚舞自生情。山真水趣助鹏程。撇雅寻幽追韵味,燃灯摇扇醉箫笙。莺声尤唱日蒸蒸。

诉衷情令·品朝星《乌江恋歌》

芳芬一径靓晴川,乌水醉留连。恋歌清雅甜美,诗梦远、效前贤。涅槃路,苦登攀,奋扬帆。意开灵动,语泛乡愁,味缱绻绵。

喝火令·读商友娟《心灵牧笛》

历困徒憧憬,求知望自尊。几曾言弃怨凡尘。诗苑苦修磨炼,笃定绽芳芬。但语皆生味,乡情更慑魂。鱼虫花鸟也精神。美了青春,美了有缘人,美了心灵畅想,雅兴付知音。

浣溪沙·贺《逸夫诗文·第四集》付梓

无畏诗山险峻攀,衷情学海奉韶年。吟哦励志最扬帆。刺股囊萤圆旧梦,挥毫捧卷酿新篇。躬耕硕果慰前贤。

诉衷情令·赞瑞利《元明南北曲小令正谱》

汇编“南北”敢争先,励志矗峰巖。躬耕何畏艰艰,兴散曲、报瀛寰。图进取,奋扬鞭,力攻坚,导今承古,遣意倾情,巨制鸿篇。

鸛鹄天·贺唐大明诗集《九句诗集》出版

又付《诗集》报早春,梅红柳绿绽缤纷。一生勤勉开时运,三卷宏篇诵古今。储信念,予真心,情倾华夏展精神。九句还遭凌云志,更盼期颐再举樽。



鸛鹄天·读继游《岁月由心》

绿染苍穹霞染天,珠玑锦绣伴娇妍。一腔快意倾诗梦,万象激情涌笔端。飞妙句,酿佳篇,如歌岁月化云烟。常说湘楚多才彦,读罢《由心》信有缘。

鸛鹄天·读李云昌《梵山百韵》

百韵仙山创意新,一题一诵振精神。吟优诵美肝肠动,化爱倾心肺腑软。崇梵净,敬铜仁,情真语灿报乾坤。增姿生色凭添趣,圆梦乡关耀古今。

浪淘沙令·读刘朝能摄影《冬夜·守水果摊的老板》

急雨过窗前,电闪雷喧。朔风咆哮乱无眠。灯火黑灯长夜冷,慢待明天。寒影怎悠闲?独守摊边。孤灯残照梦无缘,祈望羹汤滋有味,捱苦犹甜。